

从屈原戏《化人游》中看丁耀亢的避世思想

刘晓涵

(刘晓涵,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丁耀亢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戏曲家, 他多次参加乡试均落榜又亲身参与了抗清斗争, 命运的多舛使其产生了避世思想, 其作品多受老庄、佛道和屈原的影响。《化人游》中丁耀亢以何皋自况, 通过荒诞的剧情影射了其在乱世之中内心的彷徨, 和对于得道成仙的渴望。其中何皋与屈原共赋《离骚》、《九章》, 表达了作者对屈原忠君爱国品质的赞美。本文将围绕其避世思想从具体人物的设置、剧中“屈原”的价值、道教术语的作用和情节排布的意义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 化人游; 避世思想; 神仙道教; 屈原

中图分类号: I237.2 **文献标识码:** A

丁耀亢(1599-1669), 明末清初的重要戏曲家, 字西生, 号野鹤。丁耀亢十一岁便失去父亲, 十六岁开始主持家务, 生活极为艰难。弱冠为诸生, “僦居虎石, 与陈古白、赵凡夫结山中社”¹前后于天启元年(1621)、天启四年(1624)及崇祯三年(1630)参加乡试, 均落榜, 因而生发归隐之心, 长年居于橡栗山房。后因清兵入侵, 开始了携母逃难的经历。崇祯十七年(1644)九月, 投入刘泽清幕府, 以行军赞画的身份开始了抗清斗争。顺治二年(1645), 刘泽清解甲, 丁耀亢拒绝降清, 继续开始避难。顺治五年(1648), 为生存所迫, 丁耀亢无奈入京求职。可以说丁耀亢的创作和他的身份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明末清初的遗民, 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面前, 抗清斗争与携母逃难的经历都为他悲剧人格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也成为了他戏曲创作的根源和基础。加之屡次科考失利的经历, 使其产生了避世、归隐的想法。这一系列不幸遭遇背后的内心独白, 均可见于其屈原戏作品《化人游》之中。其中, 除了以主要人物何皋自喻之外, 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其与屈原在鱼腹之中共赋楚辞的情景, 在剧中可以看出何皋对屈原的崇敬之意, 这实际上反映了丁耀亢对于屈原人格的赞美和对其忠君不二、洁身自好精神的追崇。同时, 与屈原的交谈甚欢也正体现了他与屈原同病相怜, 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而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在这部杂剧中, 丁耀亢自喻为剧中的何皋, 借何皋求仙的种种遭遇来表达国破家亡自己走投无路的避世思想。丁耀亢以何皋自况并不是肆意猜测, 而是有迹可寻的。首先, 何皋的成仙愿景与丁耀亢的避世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其次, 在剧中也有多处描写可得出此结论, 剧中第一出, 何皋自述道:

自家姓何名皋, 表字野航, 本贯浙中吴山人也。生来志不犹人, 气能盖世, 十年花笔梦江淹, 徒愧知名鸡社。千里芒鞋手马史, 但令寄迹鸥盟。黄石林间秘授, 竟失仙期; 青萍幕下谈兵, 堪羞吏隐。²

这正与丁耀亢弱冠为诸生, 后因参与抗清斗争而幕下谈兵的遭遇相符合, 可谓借何皋之口来自述生平。第九出的结尾, 更是直点名号: “应知满座烟霞客, 中有辽阳鹤姓丁”, 直接交代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号。王璠玲认为, 这是在重建“破碎的自我与世界间的关联”³, 那么, 丁耀亢是如何借助何皋来传达自己的避世思想的呢? 笔者认为剧中有四点值得关注。

¹ (清) 丁耀亢选, 李增坡主编. 丁耀亢全集 上集[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第 667 页。

² 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第 3 页。

³ 王璠玲. 离乱与归属——清初文人剧作家之意识变迁与跨界想象[J]. 《文与哲》第十四期(2009:6)。

一、具体人物的设置

从丁耀亢《化人游》的人物设置上,成连、左慈、王阳三人均是和“化人”这个词有紧密联系的,或本是仙人、或会幻术、或为药葫芦,这直接暗示着作者的避世思想。屈原、李白、杜甫、曹植、刘桢则均为文学造诣极具盛名之人,与此类才子同船,除了可以作诗对唱,以达到增加戏剧张力,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目的之外,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才学的执着追求,和渴望通过作品来体现自己文采实力的内心诉求。

《化人游》中的这些人物并不是作者的随意设置,而是其精心安排、刻意为之的。以曹植为例,曹植晚年受其兄、侄迫害,饱受煮豆燃萁之苦,这使他开始对长生不死的神仙有了精神的寄托,所作多首游仙诗均可体现其对于人生苦短不得意的悲哀和渴望通过羽化升仙而得到人生的解脱。如其《释愁文》中:“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淡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饌,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以翱翔。”⁴充分体现了曹植渴望通过成仙来逃避现实、一解千愁的美好愿望。再如李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其诗歌创作深受黄老列庄思想的影响,加之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开始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更加促使其通过对虚幻缥缈仙境的描写来宽慰现实中无奈的自己。剧中第二出李白出场时说:“我想汉唐诸君子,或被党锢之祸,或遭兵燹之危,倒不如你我身名尚瓦全。只道是浮云泡影,终于幻化,谁想慧业生天,果有今日。”⁵这无疑丁耀亢通过李白的身世和作品对李白心理的揣测,看似描写李白,实则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东方朔、陆羽、昆仑奴和易牙的人物设置,使剧情显得更为贴近生活,成仙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追求,而是世上之人的共同追求。通过这些凡夫俗子的戏份,求仙船上更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十分生动十分逼真。如第二出王阳出场便道:“他看我这赤金一定,丹砂一斗,就是一座石山,顷刻变为金穴。”⁶犹如当今社会的土豪,张词臣评:“王阳金多,扮花脸。毒口欺李杜,自是世情。又说李杜此辈原是死不得的,此语入微!”⁷。昆仑奴:“何生,何生!你不知世间只有清福难享,奇游易败。”⁸道出了世人对于渴望成仙的根本原因。

西施、赵飞燕、张丽华、卢莫愁、薛涛、凌波桃叶,同行船上几个佳人的安排增加了戏曲的生动性,一方面也暗含了相对现实的一面,即人们对于美色的不自觉追求。正如第一出成连所言:“使其遍阅古今之美,穷极声色之乐,然后息其狂性,复返仙真,有何不可?”⁹这些佳人的选择上,丁耀亢也十分用心。她们并不只有被认为是国家祸水的美艳,她们也有自己的抱负和苦楚。如第二出聪明有辩才的陈后主妃张丽华便吐露出了内心的心酸:“俺想古今以来,倾城破国俱由我辈尤人。后来国家难起,玉碎香残,还是我辈先受其祸。只是牛宠争妍,事不自由,好苦也。”¹⁰一个“事不自由”尽显佳人美色背后的无奈与心酸。

这些社会不同层级不同性别的人物被安排在一起,在船上联句赋诗(第三出)、射覆饮酒,将每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们的社会层级刻画地惟妙惟肖,正如张词臣评:“淋漓亢爽,使人起舞”¹¹。虽然身份各异,却有着相同的追求,追求逃脱社会、羽化升仙。通过这般荒诞地描写来反衬社会的黑暗和生存在如此社会之中内心的无奈。何皋道:“红尘如幻蚁,青史

⁴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68页。

⁵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页。

⁶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页。

⁷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9页。

⁸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页。

⁹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页。

¹⁰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7页。

¹¹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7页。

似迷蕉。”¹²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预示着成仙之路上的同行者与一切遭遇不过是刻意地安排，现实中成仙的愿望不过南柯一梦，真正梦醒之时，除了荒诞再无他感。

张词臣认为才子、佳人、“化人”、“俗人”共同唱和作诗饮酒，“如此快游，必当有吞舟一劫”。¹³如此欢畅淋漓的场面，为接下来何皋被鲸鱼吞入腹中，成仙后与屈原相见埋下伏笔。

二、剧中“屈原”的价值

“由于屈原的遭遇与痛苦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屈原问题成了中国历代士人接续不断的精神主题、文学主题。”¹⁴在大一统的体制之下，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历史上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后是对其不忍去国、投江自禁行为的责难。到了唐代更是以反屈原作为推动文学改革的关键，直至宋代，才有更多文人以屈原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元明清时期，由于异族的入侵和遗民的产生，屈原便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在历史困境中的精神支柱。作为明末清初的遗民文人，何以自处成为了丁耀亢的首要难题，于是屈原忠君爱国、与宗国共存亡的精神自然得到了他的认同与推崇，并将这种想法带入了文学创作中。

《化人游》的第四出《吞舟鱼腹》和第五出《幻中访幻》共同描写了他在鱼腹国中得道成仙并拜访屈原共吟楚骚的剧情，刻画出了其迷茫却坚定的心理活动。

第四出写仙舟行至弱水，触犯了东海鳌精的领域，鳌精安排鲸将军将他们吞掉。在一系列安排下，何皋登小舟独自垂钓，鲸鱼顺势将其吞入腹中，谁料鱼腹之中别有天地，何皋便修行于此。这一出极为巧妙地自然过渡，为第五出《幻中访幻》何皋在鱼腹中拜访屈原做了充分地铺垫。成仙之路自然没有那么容易，何皋在鱼腹之中“炼道将成”之时，鱼骨大王派遣鱼肠剑士“穿其骨肋，化为客尘”。谁知将剑刺入何皋骨中，“鱼肠宝剑段段化为莲花”，原来何皋已修成正果。鱼肠剑士跪拜，并称之前只有屈原在此地修炼成仙。¹⁵在这里丁耀亢将何皋与屈原比同，只有这两个人才能在鱼腹国中得道成仙，说明了他认为自己身负有如屈原般刚正不阿、忠君爱国的品质，是对屈原的高度赞美和追崇。同时，也是由于有着和屈原相似的悲惨命运，才使他在困顿之时将屈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鱼腹之中，与屈原共同唱作《离骚》、《九章》，也表明了丁耀亢对于自己才学的自信。

屈原在《天问》中说道：“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又有“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限多有，谁知其数？”¹⁶“九天”是道家用语，属于道教仙境的一种说法，屈原的《天问》本身就是一篇极具道家色彩的楚辞作品。加之丁耀亢明末清初遗民身份而自带黍离之悲，对国家昔盛今衰的感时伤事之感，自然最直接地便能联想到同为国家命运担忧却又无能为力的屈原。以至于安排了自己的化身何皋在鲸鱼腹中与屈原相见的一幕。

其实在第一出渔翁的话语中便暗示了作者对于屈原的追崇，“说什么青鸟飞琼把阿母招，一个个拥仙幢霞帔飘。改不了馋眼睛恋色皮毛。俺自有徐洪客续凤胶，李夫人还魂药，不教你冷冷清清念楚骚。”¹⁷这暗含着作者对于屈原才华的赞美和借此来抒发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奈。

三、道教术语的作用

¹²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23 页。

¹³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27 页。

¹⁴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J].中国文学研究，2005(01).

¹⁵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44 页。

¹⁶洪兴祖撰；孙雪霄点校. 楚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06 页。

¹⁷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4 页。

道教对于戏曲有很大影响：“第一，它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第二，它提供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意象；第三，这些意象的凝固形态作为‘典故’渗透在中国古典诗词之中，而这些意象的扩展形态则作为情节、‘场面’及‘原型’出现在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之中。”¹⁸

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说：“耀亢生平好道家言，时见于著述，而遭逢丧乱，半生不偶，奇情郁气，无所寄托。此剧乃其自为写照，故何生字野航，著者即题名野航居士。”¹⁹可见丁耀亢在创作时，精神上与老庄、佛道、屈原、司马迁是一脉相通的。全剧贯穿着神仙道教思想，其中多处可见道教术语，都直接体现了作者的避世成仙思想。如第一出左慈云：

罡风暗野哮，劫火烧山倒。何生，你看天地在玄海中，瀛海又在天地中，就是四大部洲，也只是海中粒米。堪笑世人，岂非醢鸡芥蚋乎？把人间当作蜉蝣吊，把兵荒看作烟云罩，把乾坤认作浮沤泡。一任他六鳌翻眼斗星移，俺只当浮鸥振羽樵青笑。²⁰

“罡风”在道教中指强有力的风，这里以道教术语开头，为此度脱剧创造了良好的神仙道教的文化环境，整段虽只有这一个道教术语，但内容实际上均在描绘仙境和道家的人生哲理。第四出东海鳌精：

这蓬莱山，上通帝座，下接玄关，是天地之尾闾，阴阳之督脉。以此万水来朝。尽皆下陷。过此千里，又复上升，世人不知。名为弱水，乃玄牝也。²¹

这一部分描述的是蓬莱山，“牝”指孳生万物的本源，比喻道，很好地交代了何皋被鲸鱼吞腹的自然环境。

第七出《再晤仙源》写何皋从鱼腹国中出来之后，寻找仙船：“陵谷迁移，如梦觉逢人堪吊。向青磁方枕，来寻故道。辽鹤已归城郭变，林鸟空匝南枝。绕芒鞋千里访孤航，烟波渺。”²²写的是何皋成仙之后，幻象俱灭，鱼腹国消失，如梦初醒，这里用了道家术语“梦觉”一词，即“悟大道”的意思，来形容何皋成仙的过程。

对于道家术语的运用，一方面是因为丁耀亢受到了老庄、佛道、屈原等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通过专业术语，更好地营造了避世成仙的文化氛围，使整部作品从头至尾都蕴含着一种颠倒乾坤、似梦似幻的荒诞之感，从而苦中作乐，得到内心的释放和解脱。

四、情节排布的意义

《化人游》整篇都充斥着荒诞而巧妙的设计。首先，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而拥有着相似命运的人物安排在一条仙船，来帮助何皋完成成仙之梦是绝对脱离现实的，注定着整部剧如梦一般的结局。其次，鱼腹国中的别有天地也是充满了作者的想象力，成仙途中的鲸鱼吞腹的阻碍反倒成就了何皋的成仙梦，并将其抬升至与屈原并肩的地位，可见丁耀亢对于屈原人格的赞美和追崇。再次，何皋度化成仙之后，幻象俱灭，鱼腹国消失，剩下自己背着小舟回到了之前独自垂钓处，正如宋玉叔评第七出曰：“鲸鱼化为古刹，孤舟化为烟峦，西子化为云水道冠，何生声色妄缘，一时顿尽矣”²³，何皋得到度化之后，鱼腹国便消失，如此安排增加了戏剧性。最后的船去人空，幻象俱灭，加强了经历之荒诞。第八出《知津得渡》中

¹⁸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四期。

¹⁹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载《景午丛编》（下编），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24页。

²⁰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页。

²¹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0页。

²²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63页。

²³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63页。

左慈与昆仑奴向何皋喊道：“何皋，何皋，你梦好醒也！”²⁴何皋醒来发现自己完全得道。如此一系列荒诞的写法实则是唤醒那些现实生活中一味追求得道成仙，却不知成仙的想法不过是南柯一梦的人，与其追求虚幻飘渺的仙境，不如在现世之中自己超度自己，以得到内心的安宁。

龚鼎孳的为《化人游》作序云：“忽读《化游词》，使人意热”可见龚鼎孳以为丁耀亢此篇反映了很多渴望通过成仙来慰藉自己的美好愿景：是改朝换代政治背景下对国家坚贞之士的心声；也是人生不得志，抱负无处施展的失意之人的内心独白。并将丁耀亢与陶渊明、颜真卿和杜甫比同，表明了对其在乱世之中仍然忠君爱国、坚守抱负的品质的认同与赞美。通过“青鞋布袜与十洲平分千古”²⁵这一看起来荒诞却又能够慰藉人们无奈心境的剧情，使得整部剧荒诞又十分现实、短小却满含深意、无奈又充满寄托、虚幻却聊以自慰。正如全秋菊所言：“亡国的巨大悲痛与政治环境的险恶使他们只能曲笔写意，隐蔽再隐蔽，荒诞再荒诞。在荒诞中隐藏起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律动，在荒诞中感悟精神的幻灭，在荒诞中诅咒精神上的敌人，在荒诞中嘲笑历史的荒唐。”²⁶

《化人游》不论从整体的观念的传输上还是针对细节的刻画描摹上，皆可体现丁耀亢因人生不得志、世事难料而产生的避世成仙的美好愿景。“化人”指的是古代具有道术、幻术或修为高至可入化境之人。仅从杂剧题目来看，便充分体现了幻化成仙之意，是对正文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文中多次出现了佛教术语和道教术语，都表明了其对得道超度的渴望与憧憬。剧中各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文人雅士均度化成仙，并受命助力实现何皋的成仙梦，用极其荒诞的手法来戏谑荒诞之事、荒诞之社会及荒诞之生活。与屈原在鲸鱼腹中的相遇与交谈，更加深化了作者心中对于乱世的无奈之感。最后人去船空体现了成仙的想法不过是乱世之中的荒诞之梦，将杂剧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化人游》中，丁耀亢通过荒诞地剧情极力传达了“阅尽古今之美，穷极声色之乐，然后息共狂性，复返仙真”²⁷的美好追求，认为“今古变，随潮异”，可是在困顿之境、苦难之中他真的能自如地拿起和放下吗，恐怕彷徨和无奈才更加符合他的心情，所以才会在鱼腹国中拜访屈原，并共作《离骚》和《九章》来寄托对未来渺茫之境的憧憬和担忧。

²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第 74 页。

²⁵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²⁶全秋菊.论清代荒诞剧[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²⁷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 化人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第 3 页。

参考文献

- [1] (清)丁耀亢选,李增坡主编.丁耀亢全集 上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 [2] 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化人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 王琰玲.离乱与归属——清初文人剧作家之意识变迁与跨界想象[J].《文与哲》第十四期(2009:6).
- [4]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5] 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J].中国文学研究,2005(01).
- [6] 洪兴祖撰;孙雪霄点校.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7] 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四期。
- [8] 全秋菊.论清代荒诞剧[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On Ding Yaokang's Thought of Escaping the World from Quyuán's Play *Huaren You*

Liu Xiaohan

(Liu Xiao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Ding Yaokang was an important dramati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He failed in many local examina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His misfortune made him avoid the world. His works were mostly influenced by Tao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Quyuán. Why does Ding Yaokang feel so sad in *Huaren You*? Through absurd plots, he reflects his inner hesitation in troubled times and his desire for Tao to become immortal. Among them, He Gao and Quyuán wrote *Lisao* and *Nine Chapters* together to express the author's praise for the patriotic quality of the loyal monarch of Quyuán.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his escape thought: the setting of specific characters, the value of Quyuán in the play, the role of Taoist term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lot arrangement.

Keywords: *Huaren You*; avoiding the world; immortal Taoism; Quyuán

作者简介: 刘晓涵,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